# **儒林外史13**

話說婁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，與他報謝恩人，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。兩公子雖係相府，不怕有意外之事，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，未免有些焦心。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﹁張鐵臂，他做俠客的人，斷不肯失信于我。我們卻不可做俗人。我們竟辦幾席酒，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，等他來時開了革囊，果然用藥化為水，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。我們就同諸友做一個﹃人頭會﹄，有何不可？﹂三公子聽了，到天明，吩咐辦下酒席，把牛布衣、陳和甫、蘧公孫都請到；家裏住的三個客是不消說。只說小飲，且不必言其所以然，直待張鐵臂來時，施行出來，好讓眾位都喫一驚。眾客到齊，彼此說些閒話。等了三四個時辰，不見來；直等到日中，還不見來。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：﹁這事就有些古怪了。﹂四公子道：﹁想他在別處又有耽擱了。他革囊現在我家，斷無不來之理。﹂看看等到下晚，總不來了。廚下酒席已齊，只得請眾客上坐。這日天氣甚暖。兩公子心裏焦躁：﹁此人若竟不來，這人頭卻往何處發放？﹂直到天晚，革囊臭了出來。家裏太太聞見，不放心，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爺去看。二位老爺沒奈何，纔硬著膽開了革囊，一看，那裏是甚麼人頭，只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裏面！兩公子面面相覷，不則一聲，立刻叫把豬頭拿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喫。兩公子悄悄相商，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，仍舊出來陪客飲酒。心裏正在納悶，看門的人進來稟道：﹁烏程縣有個差人，持了縣裏老爺的帖，同蕭山縣來的兩個差人叩見老爺，有話面稟。﹂三公子道：﹁這又奇了。有甚麼話說？﹂留四公子陪著客，自己走到廳上，傳他們進來。那差人進來磕了頭，說道：﹁本官老爺請安。﹂隨呈上一張票子和一角關文。三公子叫取燭來看，見那關文上寫著：

﹁蕭山縣正堂吳。為地棍奸拐事：案據蘭若庵僧慧遠，具控伊徒尼僧心遠，被地棍權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。查本犯未曾發覺之先，自潛跡逃往貴治。為此移關，煩貴縣查點來文事理，遣役協同來差訪該犯潛蹤何處，擒獲解還敝縣，以便審理究治。望速！望速！﹂

看過，差人稟道：﹁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爺，知道這人在府內，因老爺這裏不知他這些事，所以留他。而今求老爺把他交與小的，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，交與他帶去。休使他知覺逃走了，不好回文。﹂三公子道：﹁我知道了，你在外面候著。﹂差人應諾出去了，在門房裏坐著。

三公子滿心慚愧，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。二位一齊來到，看了關文和本縣拿人的票子。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。楊執中道：﹁三先生、四先生。自古道：﹃蜂蠆入懷，解衣去趕。﹄他既弄出這樣事來，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。如今我去向他說，把他交與差人，等他自己料理去。﹂兩公子沒奈何。楊執中走進書房席上，一五一十說了。權勿用紅著臉道：﹁真是真，假是假！我就同他去，怕甚麼！﹂兩公子走進來，不肯改常，說了些不平的話；又奉了兩杯別酒，取出兩封銀子送作盤程。兩公子送出大門，叫僕人替他拿了行李，打躬而別。那兩個差人見他出了婁府，兩公子已經進府，就把他一鏈子鎖去了。

兩公子因這兩番事後，覺得意興稍減，吩咐看門的：﹁但有生人相訪，且回他到京去了。﹂自此，閉門整理家務。不多幾日，蘧公孫來辭，說蘧太守有病，要回嘉興去侍疾。兩公子聽見，便同公孫去候姑丈。及到嘉興，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，看來是個不起之病。公孫傳著太守之命，託兩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。兩公子寫信來家，打發婢子去說。魯夫人不肯。小姐明於大義，和母親說了，要去侍疾。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，只有雙紅一個丫頭做了贈嫁。叫兩隻大船，全副粧奩都搬在船上。來嘉興，太守已去世了。公孫承重。魯小姐上侍孀姑，下理家政，井井有條，親戚無不稱羨。婁府兩公子候治喪已過，也回湖州去了。

公孫居喪三載。因看見兩個表叔半世豪舉，落得一場掃興，因把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，詩話也不刷印送人了。服闋之後，魯小姐頭胎生的個小兒子，已有四歲了。小姐每日拘著他在房裏講四書，讀文章。公孫也在傍指點。卻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個考高等的朋友談談舉業，無奈嘉興的朋友都知道公孫是個做詩的名士，不來親近他。公孫覺得沒趣。那日打從街上走過，見一個新書店裏貼著一張整紅紙的報帖，上寫道：

﹁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。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顧者，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。﹂

公孫心裏想道：﹁這原來是個選家。何不來拜他一拜？﹂急到家換了衣服，寫個﹁同學教弟﹂的帖子，來到書坊，問道：﹁這裏是馬先生下處？﹂店裏人道：﹁馬先生在樓上。﹂因喊一聲道：﹁馬二先生，有客來拜。﹂樓上應道：﹁來了。﹂於是走下樓來。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，身長八尺，形容甚偉，頭帶方巾，身穿藍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面皮深黑，不多幾根鬍子。相見作揖讓坐。馬二先生看了帖子，說道：﹁尊名向在詩上見過，久仰，久仰！﹂公孫道：﹁先生來操選政，乃文章山斗，小弟仰慕，晉謁已遲。﹂店裏捧出茶來喫了。公孫又道：﹁先生便是處州學？想是高補過的？﹂馬二先生道：﹁小弟補廩二十四年，蒙歷任宗師的青目，共考過六七個案首，只是科場不利，不勝慚愧！﹂公孫道：﹁遇合有時，下科一定是掄元無疑的了。﹂說了一會，公孫告別。馬二先生問明了住處，明日就來回拜。公孫回家向魯小姐說：﹁馬二先生明日來拜。他是個舉業當行，要備個飯留他。﹂小姐欣然備下。

次早，馬二先生換了大衣服，寫了回帖，來到蘧府。公孫迎接進來，說道：﹁我兩人神交已久，不比泛常。今蒙賜顧，寬坐一坐，小弟備個家常飯，休嫌輕慢。﹂馬二先生聽罷欣然。公孫問道：﹁尊選程墨，是那一種文章為主？﹂馬二先生道：﹁文章總以理法為主，任他風氣變，理法總是不變。所以本朝洪、永是一變，成、宏又是一變，細看來，理法總是一般。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，尤不可帶詞賦氣。帶注疏氣不過失之于少文采，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。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。﹂公孫道：﹁這是做文章了；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？﹂馬二先生道：﹁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。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，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，被那些後生們看見，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，便要壞了心術。古人說得好：﹃作文之心如人目。﹄凡人目中，塵土屑固不可有，即金玉屑又是著得的麼？所以小弟批文章，總是採取語類、或問上的精語。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，不肯苟且下筆，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，就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，纔為有益。將來拙選告成，送來細細請教。﹂說著，裏面捧出飯來。果是家常餚饌：一碗燉鴨；一碗煮雞，一尾魚，一大碗煨的稀爛的豬肉。馬二先生食量頗高，舉起箸來向公孫道：﹁你我知己相逢，不做客套。這魚且不必動，倒是肉好。﹂當下喫了四碗飯，將一大碗爛肉喫得乾乾淨淨。裏面聽見，又添出一碗來；連湯都喫完了。抬開桌子，啜茗清談。

馬二先生問道：﹁先生名門，又這般大才，久已該高發了，因甚困守在此？﹂公孫道：﹁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，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，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。﹂馬二先生道：﹁你這就差了。舉業二字，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。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，那時用﹃言揚行舉﹄做官；故孔子只講得個﹃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﹄，這便是孔子的舉業。講到戰國時，以遊說做官；所以孟子歷說齊梁，這便是孟子的舉業。到漢朝用﹃賢良方正﹄開科；所以公孫弘、董仲舒，舉賢良方正，這便是漢人的舉業。到唐朝用詩賦取士；他們若講孔孟的話，就沒有官做了，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，這便是唐人的舉業。到宋朝又好了，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；所以程朱就講理學，這便是宋人的舉業。到本朝用文章取士，這是極好的法則。就是夫子在而今，也要念文章，做舉業，斷不講那﹃言寡尤，行寡悔﹄的話。何也？就日日講究﹃言寡尤，行寡悔﹄，那個給你官做？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。﹂一席話，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。又留他喫了晚飯，結為性命之交，相別而去。自此，日日往來。

那日在文海樓，彼此會著，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，上寫著﹁歷科墨卷持運﹂，下面一行刻著﹁處州馬靜純上氏評選﹂。蘧公孫笑著向他說道：﹁請教先生，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，與先生同選，以附驥尾？﹂馬二先生正色道：﹁這個是有個道理的。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。就是小弟，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，有些虛名，所以他們來請。難道先生這樣大名還站不得封面？只是你我兩個，只可獨站，不可合站。其中有個緣故。﹂蘧公孫道：﹁是何緣故？﹂馬二先生道：﹁這事不過是名利二者。小弟一不肯自己壞了名，自認做趨利。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，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，小弟豈不是個利徒了？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，小弟這數十年虛名，豈不都是假的了？還有個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。先生自想，也是這樣算計。﹂說著，坊裏捧出先生的飯來，一碗熝青菜，兩個小菜碟。馬二先生道：﹁這沒菜的飯，不好留先生用，奈何？﹂蘧公孫道：﹁這個何妨？但我曉得長兄先生也是喫不慣素飯的，我這裏帶的有銀子。﹂忙取出一塊來，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碗熟肉來。

兩人同喫了，公孫別去；在家裏，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。或一天遇著那小兒子書背不熟，小姐就要督責他念到天亮，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。雙紅這小丫頭在傍遞茶遞水，極其小心。他會念詩，常拿些詩來求講。公孫也略替他講講，因心裏喜他殷勤，就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，把與他盛花兒針線；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。不想宦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，竟大膽走到嘉興，把這丫頭拐了去。公孫知道，大怒，報了秀水縣，出批文拿了回來。兩口子看守在差人家，央人來求公孫，情願出幾十兩銀子與公孫做丫頭的身價，求賞與他做老婆。公孫斷然不依。差人要帶著宦成回官，少不得打一頓板子，把丫頭斷了回來；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。宦成的銀子使完，衣服都當盡了。那晚在差人家，兩口子商議，要把這個舊枕箱拿出去賣幾十個錢來買飯喫。雙紅是個丫頭家，不知人事，向宦成說道：﹁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，想是值的銀子多。幾十個錢賣了，豈不可惜？﹂宦成問：﹁是蘧老爺的？是魯老爺的？﹂丫頭道：﹁都不是。說這官比蘧太爺的官大多著哩。我也是聽見姑爺說。這是一位王太爺，就接蘧太爺南昌的任。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，就和寧王相與。寧王日夜要想殺皇帝，皇帝先把寧王殺了，又要殺這王太爺。王太爺走到浙江來，不知怎的，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。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走，恐怕搜出來，就交與姑爺。姑爺放在家裏閒著，借與我盛些花，不曉的我帶了出來。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，不知是值多少錢？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？﹂宦成道：﹁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個箱子。必有別的緣故。這箱子能值幾文！﹂那差人一腳把門踢開，走進來罵道：﹁你這倒運鬼！放著這樣大財不發，還在這裏受瘟罪！﹂宦成道：﹁老爺，我有甚麼財發？﹂差人道：﹁你這癡孩子，我要傳授了，便宜你的狠哩！老婆白白送你，還可以發得幾百銀子財！你須要大大的請我，將來銀子同我平分，我纔和你說。﹂宦成道：﹁只要有銀子。平分是罷了，請是請不起的；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請老爺。﹂差人道：﹁賣箱子？還了得！就沒戲唱了！你沒有錢我借錢給你。不但今日晚裏的酒錢，從明日起，要用同我商量。我替你設法了來，總要加倍還我。﹂又道：﹁我竟在裏面扣除，怕你拗到那裏去！﹂差人即時拿出二百文，買酒買肉，同宦成兩口子喫，算是借與宦成的，記一筆帳在那裏。喫著，宦成問道：﹁老爹說我有甚麼財發？﹂差人道：﹁今日且喫酒，明日再說。﹂當夜猜三划五，喫了半夜，把二百文都喫完了。

宦成這奴才喫了個盡醉，兩口子睡到日中還不起來。差人已是清晨出門去了，尋了一個老練的差人商議，告訴他如此這般：﹁事還是竟弄破了好，還是﹃開弓不放箭﹄，大家弄幾個錢有益？﹂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：﹁這個事都講破！破了還有個大風？如今只是悶著同他講，不怕他不拿出錢來！還虧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戶！利害也不曉得！遇著這樣事還要講破！破你娘的頭！﹂罵的這差人又羞又喜，慌跑回來。見宦成還不曾起來，說道：﹁好快活！這一會像兩個狗戀著！快起來和你說話！﹂宦成慌忙起來，出了房門。差人道：﹁和你到外邊去說話。﹂兩人拉著手，到街上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。差人道：﹁你這獃孩子，只曉得喫酒喫飯，要同女人睡覺！放著這樣一主大財不會發，豈不是﹃如入寶山空手回﹄？﹂宦成道：﹁老爹指教便是。﹂差人道：﹁我指點你，你卻不要﹃過了廟不下雨﹄。﹂說著，一個人在門首過，叫了差人一聲﹁老爹﹂，走過去了。差人見那人出神，叫宦成坐著，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。只聽得那人口裏抱怨道：﹁白白給他打了一頓，卻是沒有傷，喊不得冤。待要自己做出傷來，官府又會驗的出。﹂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磚頭，兇神的走上去把頭一打，打了一個大洞，那鮮血直流出來。那人嚇了一跳，問差人道：﹁這是怎的？﹂差人道：﹁你方纔說沒有傷，這不是傷麼？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！不怕老爺會驗！還不快去喊冤哩！﹂那人到著實感激，謝了他，把那血用手一抹，塗成一個血臉，往縣前喊冤去了。

宦成站在茶室門口望，聽見這些話，又學了一個乖。差人回來坐下，說道：﹁我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，枕箱是那王太爺的。王太爺降了寧王，又逃走了，是個欽犯，這箱子便是個欽贓。他家裏交結欽犯，藏著欽贓，若還首出來，就是殺頭充軍的罪，他還敢怎樣你！﹂宦成聽了他這一席話，如夢方醒，說道：﹁老爹，我而今就寫呈去首。﹂差人道：﹁獃兄弟，這又沒主意了。你首了，就把他一家殺個精光，與你也無益，弄不著他一個錢。況你又同他無仇。如今只消串出個人來嚇他一嚇，嚇出幾百兩銀子來，把丫頭白白送你做老婆，不要身價，這事就罷了。﹂宦成道：﹁多謝老爹費心。如今只求老爹替我作主。﹂差人道：﹁你且莫慌。﹂當下還了茶錢，同走出來。差人囑付道：﹁這話到家，在丫頭跟前，不可露出一字。﹂宦成應諾了。從此，差人借了銀子，宦成大酒大肉，且落得快活。

蘧公孫催著回官，差人只騰挪著混他，今日就說明日，明日就說後日，後日又說再遲三五日。公孫急了，要寫呈子告差人。差人向宦成道：﹁這事卻要動手了！﹂因問：﹁蘧小相平日可有一個相厚的人？﹂宦成道：﹁這卻不知道。﹂回去問丫頭。丫頭道：﹁他在湖州相與的人多，這裏卻不曾見。我只聽得有個書店裏姓馬的來往了幾次。﹂宦成將這話告訴差人。差人道：﹁這就容易了。﹂便去尋代書寫下一張出首叛逆的呈子，帶在身邊，到大街上一路書店問去。問到文海樓，一直進去請馬先生說話。馬二先生見是縣裏人，不知何事，只得邀他上樓坐下。差人道：﹁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蘧家蘧小相兒相與？﹂馬二先生道：﹁這是我極好的弟兄。頭翁，你問他怎的？﹂差人兩邊一望道：﹁這裏沒有外人麼？﹂馬二先生道：﹁沒有。﹂把座子移近跟前，拿出這張呈子來與馬二先生看，道：﹁他家竟有這件事。我們公門裏好修行，所以通個信給他，早為料理，怎肯壞這個良心？﹂馬二先生看完，面如土色，又問了備細，向差人道：﹁這事斷斷破不得。既承頭翁好心，千萬將呈子捺下。他卻不在家，到墳上修理去了，等他來時商議。﹂差人道：﹁他今日就要遞。這是犯關節的事，誰人敢捺？﹂馬二先生慌了道：﹁這個如何了得！﹂差人道：﹁先生，你一個﹃子曰行﹄的人，怎這樣沒主意？自古﹃錢到公事辦，火到豬頭爛﹄。只要破些銀子，把這枕箱買了回來，這事便罷了。﹂馬二先生拍手道：﹁好主意！﹂當下鎖了樓門，同差人到酒店裏，馬二先生做東，大盤大碗請差人喫著，商議此事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通部大邑，來了幾位選家；僻壤窮鄉，出了一尊名士。

畢竟差人要多少銀子贖這枕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